

Y 有此一说  
ouciyishuo

人前不可有霉相

□流沙



我家祖上是当地的大户人家,生意通达,在上海也有铺子。后家道中落,到了父亲这一代,浮华被时代激流悉数带走,只余几间房、几个人。小时候不知家族历史,也无人对我说起。有时候看着老屋里精美的雕窗、光滑的青石地面,觉得自己的家族与他人的不一样。不一样的还有曾祖母。村里许多老太太总是衣冠不

整,头发凌乱,喋喋不休,但是我的曾祖母衣裳总是清清爽爽的,头发总是梳得顺顺的,神态总是静静的,说话的时候,慢条斯理,不急不躁。曾祖母与婶子关系不融洽。婶子经常无理取闹,曾祖母从不与她争论。每当婶子恶语相向时,曾祖母总是脸色平静地说:“声音轻点,让别人听到多不好。”曾祖母非常好面子,每有亲戚来访,她从不说不说婶子的坏话。有时候我在她身边玩耍,她与亲戚聊天,就听到她在夸婶子如何勤劳,孙子们如何孝顺。有时还把我拉过去,摸着我的头,说:“这个曾孙与我最贴心。”其实,曾祖母的日子非常苦。当时全家人一日三餐都成问题,早晚两餐只能喝粥,到了青黄不接时,还

得用红薯充饥。我那时小,不知愁滋味,而曾祖母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,怎能不愁?但我的曾祖母精精干干,从来没看到她哭过,她也从来不向别人兜售苦难。前段时间翻家谱,发现里面有几句家训:“人前不露怯,远足不露财,内外当整洁,自奉须俭约……”曾祖母秉承祖上的训条,日子再苦,命运多舛,也避免以悲苦之色示人。我想这既是从商世家的教导,也是至理的人生训条。可叹的是,我是人近四十才想起曾祖母当年的从容和坚强,而在此前跌宕起伏的人生中,我露过太多的怯,诉过太多的苦,兜售过太多的难。其实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,与其以一副落魄脸示人,不如换以清新、明朗的形象,反倒更让人信任,更能得到成长的机会。

J 精粹短文  
ingcuiduanwen

天然的财富

□晨曦

毋庸讳言,物质条件是人安身立命之本,谁都希望自己有与生俱来的财富。其实,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笔“天然的财富”,但很多人却与这笔财富失之交臂。这笔“天然的财富”就是知足。懂得知足的人,内心是丰盈的。有些人已经很富有了,但在欲望的作用下,仍感觉自己贫穷。是否富有,很多时候是比较出来的:自己富有不算

富,比身边人甚至比所有人都富才算富——这么比的结果,就是感到自己越来越贫穷。我们都明白,这种贫穷完全是自己制造出来的,人为地将自己制造成“贫困户”。梭罗说:“一个人放下的越多就越富有。”懂得对欲望有所节制,对于身心健康和人生发展都大有裨益。所以,苏格拉底说:“知足是天然的财富,而欲望是人为的贫穷。”

修补与放弃

□初程

看别人侍花弄草,种种可爱,总是羡慕。轮到自己,怎么也养不好。隔壁邻居有一座鸟语花香的园子,每次路过,一园花草精神抖擞。请教秘诀,简单答说:去粗取精,弃坏换新。不是什么良方妙策,只是学会放弃而已。阳光雨露、水土肥害面面俱到,还不能养好的,

最好丢弃,再换新的,免得空劳一场。修补,有节俭度日,也有惜物念旧,哪一种都是美德。于是,遇事花大力气修补,总是首选,费时耗力在所不惜。在明白人看来,可补的补,该丢的丢,才是清醒。当放弃已经好过挽留,恋恋不舍反添苦恼。

书生报国

——老科技工作者李超显的故事

□李雪晴

大家叽叽喳喳地,一会儿看自流井的新鲜,一会儿议论起帅气的孙政委。孙政委很是随和,就让身边漂亮的女翻译问候大家。女翻译的爸爸是汉族,母亲是维吾尔族,两边的话都说得倍儿溜。孙政委说:“让她们先猜猜我多大了?”妇女们叽叽喳喳一阵子,后来统一意见。女翻译说:“她们猜你二十八岁!”二十八!我的天。孙政委至少比超显大十几岁,他应该四十多了。孙政委很是得意。他告诉翻译:“让她们也猜猜我们的李技术员。”妇女们又是一阵讨论。很快,翻译的回答几乎惊掉同行人的下巴:“七十!”翻译笑着告诉超显,原来这里的观念是:年轻时维吾尔族男子要留大胡子,而年级大了,就没了胡子。李超显年轻没长胡子,故而被认为七十。这里看人的年龄大小,跟内地相反。“羊大满公社”,逢星期天便成集,新疆称之为“巴扎”。那时,维吾尔族老乡赶“巴扎”经过自流井,都争先恐后到井

边喝水。因水软甘甜爽口,生喝也不闹肚子。当时此井成了一道风景。集市中,维吾尔族老乡的骑驴方式堪称一景,他们像八仙中的张果老一样倒骑驴。如果走路的话,天暖时居然会赤脚走路,却将长筒皮靴倒挂在肩上。当然,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心爱之物的磨损,但到了集市,就会拍拍脚板立马穿上。有了集市,生活就会变得多彩。逢到节庆,“公社”还会在集市上放映电影。考虑到风俗习惯,苏联片子里多一些中亚风俗的电影,如哈萨克的,剧情热烈时,维吾尔族老乡们会手舞足蹈,放声高唱。参与“羊大满”基地建设一段时间,超显就接到上级命令,速回北京。这次行动,是国家新晶体管计算机在通讯站的调配,新晶体管机被称之为“717计算机”,此机的运算速度为每秒十万次。整套机器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调整后,就去装备在“羊大满”所建的计算通讯站。为迎接这台国家重器,基地已专门盖好机房主楼。不久后,就是这里,控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石破天惊的伟大计划——中国第

一颗人造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。遗憾的是,超显没有留在通讯站继续工作。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,加上边疆生活水土不服,超显回到新疆不久便得了肺病。他不得不离开通讯站,被送到北京309结核病医院。1968年秋的一天,穿着病号服的李超显悄悄走出医院后门。病情渐渐好转后,他开始有些躺不住了。这里距国防大学的北门很近,一路走过去,沿途都是草地,向东唯一看到的建筑就是中国农业大学。最近他有些着急,留守处的领导还特地来院探望,领导安慰说: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这病急不得,既然得了,就安心静养,配合医生治疗。”话虽这样讲,但李超显却时时想着远在新疆的计算机工作进展,想着基地的建设。眼看着我国的军工业朝气蓬勃,同事们报效国家建功立业,他心里既兴奋又着急。平常时候,就借来不少计算机的书籍来读,也算是治病学习两不误。由于他的肺结核属浸润性轻度阶段,所以三个多月的治疗后,身体就康复了。刚一出院,他就接到通



知:暂不回新疆,马上到北京酒仙桥738厂报到。原来,这里正在研制生产320计算机,要求达到每秒运算20万次的能力。就这样,他又在北京一连工作七八个月的时间,几乎都是没黑没白的工作。至于新疆妻子儿女的事情,超显就是再日思夜想,国家重任也永远是第一和唯一。再说,基地领导也多次告诉他:放心工作,家里的一切,单位和组织都会安排好的。“万里赴戎机,关山度若飞。”这句古诗,用在年轻时的李超显身上,是再恰当不过了。1970年春,李超显重新回到陕西。这次不是咸阳,而是

转移到渭南市的一个山沟里。和他一起来的,是他参与在北京调试的那批“重器”。“重器”安装在这里一座单独的机房楼里,就是负责对天上所有的飞行器——诸如卫星、导弹、飞机的监控,以备预警之用。另外还有一项重大使命——服务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。1970年4月24日,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——“东方红一号”发射成功,李超显和他的战友们,正是在这里紧张忙碌地观测着,一旦卫星飞行弹道有偏差,随即发出信号,再由计算机接收后立即计算予以调整,使卫星始终处于理想弹道飞行状态,类似导航。